

《孟姜女变文》、《破魔变》残片考辨二题

张新朋

以1920年王国维《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》一文的发表为嚆矢,敦煌变文的研究已有九十年的历史,其中黄征、张涌泉《敦煌变文校注》^①(以下称《校注》)后出转精,汇聚最全、校勘最精。然由于《校注》的主体完成于敦煌文献重新大规模出版之前,不少文献,尤其是《俄藏敦煌文献》(以下称《俄藏》)未能见到,因而缺漏在所难免。以下便是笔者在调查《俄藏》过程中认定的《校注》及其他论著未曾涉及的《孟姜女变文》残片1片、《破魔变》残片3片,现分别阐述如下,以供相关研究者参考。

一、《孟姜女变文》残片

Д x 11018号,残片,正面存残文9行,首尾及下部残,从右至左,首行存“□^②阻天(?)寒(?),努力运其勇”,末行存“刑隐影王(?)□□□□”。其中第3行文字因拼接不当,上下有错位,文字的右半需上提约两个字的位置,方能与左半相吻合;背面为图画,画面不甚完整,左侧似是条弯弯曲曲的河流,右下残存城池的一角。此残片《俄藏》未定名。

今谓此残片乃《孟姜女变文》残片。现试分析如下:首先,从抄写形式上看,本残片的韵文分三栏抄写,这与刘波、林世田《〈孟姜女变文〉残卷的缀合、校录及相关问题研究》^③(以下称《研究》)一文所论及的BD11731+P.5019号《孟姜女变文》一致;其次,从书风上看,二者文字尚可,且抄写较工,Д x 11018号虽略有涂改,但卷面还算整洁,二者所形成的整体风格基本一致;再次,从字体上看,二者运笔方式与方法一致,不少相同或相类的字形体基本相同,如:Д x 11018号“努力”的“力”字与P.5019号“并力”的“力”字、

①中华书局,1997年。

②本文对于写卷之文字,残缺或模糊不可识者用“□”表示,可辨识者于其外加方框,不甚确定者于其后加“(?)”,特此说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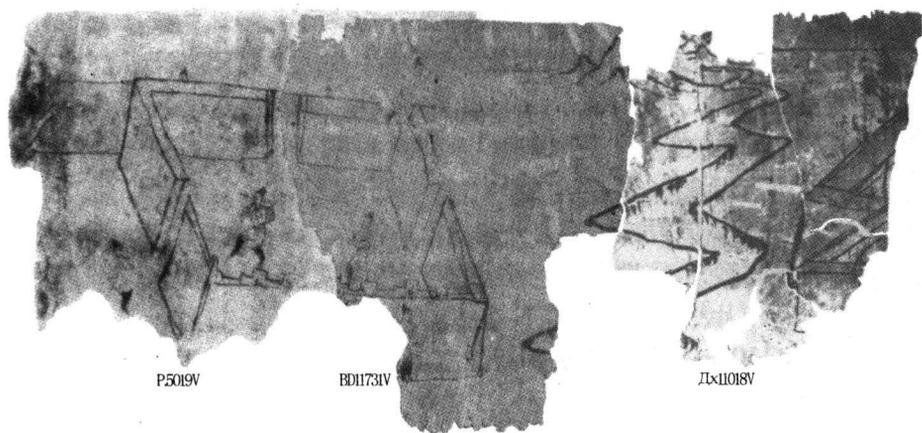
③载《文献》2009年第2期,第18-25页。又BD11731号和P.5019号的缀合,刘、林二位已经完成,唯将二残片的先后次序误倒为P.5019+BD11731(具体依据,详见本文下文的论证)。

Ⅱ x 11018 号“轻居”的“居”字与 BD11731 号“由(犹)居”的“居”字及二残片中“遂”、“迷”、“道”、“还”等字所从的“辵”旁,等等。综上,我们不难看出 Ⅱ x 11018 号与 BD11731+P.5019 号当出自同一人之手,再参之 Ⅱ x 11018 号所描写的夫妻送别的情形,基本可以判定 Ⅱ x 11018 号为《孟姜女变文》残片。那么,与 BD11731+P.5019 号背面的图画一样,本残片背面的图画亦当是《孟姜女变相》了。至于 Ⅱ x 11018 号与 BD11731+P.5019 号是否为同一写卷之裂,因缺少可供比对的参照本,正面所抄文字不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答案,但是背面的图画则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证据。与正面的文字一样, Ⅱ x 11018 号背面的图画上下之间亦有错位,但经过修整后,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左侧弯弯曲曲的的确是一条河流,而且还可以看出左上方所画的若干个小小的锥形突起,所代表的是河流所从发源的山峰。河流呈“之”字形,从发源地流淌而出,随着视线的拉近,河面越来越宽。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条河下游的两个“之”字转弯的顶点均残缺,而 BD11731 号背面下方有两个不知为何的锐角形尖尖,经过比定,笔者发现这两个尖尖恰好是 Ⅱ x 11018 号河流“之”字形转弯所缺的顶点,其中倒数第二个尖尖与 Ⅱ x 11018 号相应的部分密合;非但如此,河流发源处的山峰也可以缀合。此时,我们反观正面的文字,其实 Ⅱ x 11018 号首行“阻”字及其下一字的右端残迹也皆位于 BD11731 上。至此, Ⅱ x 11018 和 BD11731+P.5019 号为同一写卷之裂,可以直接缀合,自是不争的事实。今附二者缀合图如下,以供参看:

如上所述, Ⅱ x 11018 和 BD11731+P.5019 号可以缀合,其中 Ⅱ x 11018 号据“遂共其妻执别”、“君好住,莫悲怨”、“请勿忧家内,勤心事[将](后缺)”、“努力运其勇”等文字判断,所记当是杞梁与妻子孟姜女惜别之场景,依故事情节推断,该片当位于描摹杞梁塞外辛苦筑城、盼望归乡及杞梁命丧塞外工地等内容的 BD11731 号和 P.5019 号之前。但是,依古籍抄写的常式——右起左



Ⅱ x 11018+BD11731+P.5019 号《孟姜女变文》缀合图(正面)



Д x 11018+BD11731+P.5019 号《孟姜女变文》缀合图(背面)

行的模式看过去,我们却发现 Д x 11018 号位于最后,这不能不让人生疑。我们不禁要问:难道变文采用的是倒叙?还是其他原因所致?带着这个疑问,我们再细审 P.5019 号和 BD11731 号所描述的内容:P.5019 号述说的是久经辛劳“疮痍泱^①恰(洽)似鱼鳞”的役夫“命归蒿里”——客死他乡;BD11731 号所描述的是妻子对丈夫的嘱托与安慰——“妾心若松竹,岁寒终不^②(后缺)”、“请勿忧家内,勤心事^③(后缺)”,丈夫离家到工地后的艰辛——“苦处先登,无时暂息”和丈夫对家乡的思念——“倚坐长城,望家乡而大(后缺)”。若依 P.5019 号+BD11731 号+Д x 11018 号之顺序,这与故事情节明显相矛盾;但是,如果我们反常规之道——倒过来由左向至右看,则故事情节逐步发展,环环相扣:Д x 11018 号——夫妻话分别,BD11731 号——丈夫服役,P.5019 号——客死他乡。以上是依故事发展逻辑而论。下面再从押韵来看,从卷面上直观地看,BD11731 号自右向左数起第 7 行至第 11 行为基本完整的韵文(第 10 行和第 11 行有残缺),依从右至左依次为:

泪流沾臆。影灭身坑^②,由(犹)居门侧。
各自信因缘,至死长相待。两俱悽怆,
桑田变成海。人寿七十早是稀,红颜随日改。
相见在何年,别后知谁在。□言筑长□,
请勿忧家内,勤心事^③(后缺)

如此看来,此段韵文,前 3 句不押韵,第 4 至 11 句为偶句押韵,奇句不押韵,作为韵文,押韵格式很奇怪。然而,从语音来看,第 1 行的“臆”字《广韵》音“於力切”,影母职韵字,“侧”字《广韵》有“阻力切”一读,属庄母职韵,二字同属

①“泱”字原卷左侧从“禾”,乃“泱”的俗讹字。为减少造字,本文对于此类与文章论证不直接相关的俗讹字一般径行录正,特此说明。

②从图版判断此字为“坑”字,《研究》录作“死”,不知何据。

职韵,是可以押韵的。此外,第1句“泪流沾臆”和第12句“□言筑长□”上下没有残缺,却无法与下文相衔接,因此没有着落。那么,我们尝试着从左至右的顺序,即将上段录文从下向上读起又是怎样的呢?我们会发现,除“请勿忧家内,勤心事[繆](后缺)”行,因残缺一句,韵脚不明以外,其他各句的韵脚分别为“在”、“海”、“改”、“待”、“臆”、“侧”;前四字属《广韵》海韵,后二字属职韵,中间换韵^①。同时,上文提到的“泪流沾臆”、“□言筑长□”也均可与下句相接,文从句顺,有了着落。至此,我们恍然大悟,原来 P.5019、BD11731 和 Ⅱ x 11018 号三片缀合后的文本不是右起左行,而是左起右行,即各片的先后顺序为:Ⅱ x 11018+BD11731+P.5019。左起右行的抄写体式,敦煌文献中亦有其例,笔者所见有:P.2717 号背面的第二个《开蒙要训》抄本及与之相缀合的 Ⅱ x 5260、Ⅱ x 5990、Ⅱ x 10259 号《开蒙要训》残片皆从左向右抄写,S.5513 号《开蒙要训摘抄》背面的 13 行文字是从左向右抄起,Ⅱ x 10277 号《开蒙要训》背面的《韩朋赋》也是从左向右抄起,S.3553 号《藏经音义随函录第拾册节抄》^②正文从右向左抄,但每条注文则是从左向右抄,等等。如此,则《研究》的录文及《校注》与 P.5019 号残片相对应的文字皆应由最后一行读到第一行。

鉴于 BD11731+P.5019 号《研究》已有校录,文字虽偶有欠妥之处,但主体已具,需要者可自行翻检,唯注意一下录文顺序即可,故本文不再涉及,仅将 Ⅱ x 11018 号文字简单校录一过,以供大家参考。

刑(形)隐影王(?)□□□□(后缺)

遂共其妻执别。

君好住,莫悲怨,自恨琴瑟未调□(后缺)

掌上轻居难取别,闺中□□啼如霰。若□(后缺)

□□岂可重相见。□爱容光为谁在,男儿□(后缺)

(前缺)□迷闷气填兇^③,不忍回头看君面。

(前缺)妻答曰:丈夫须慷慨,向前(后缺)

(前缺)□(?)为君征,不容相替代。□(后缺)

(前缺)□阻天(?)寒(?),努力运其勇。(后缺)

Ⅱ x 11018 号是继 BD11731 号后认定的第四个《孟姜女变文》残片,正是该残片的认定,使得 BD11731 号和 P.5019 号的先后排列及文字阅读的顺序得以重新确认,《孟姜女变文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也就有了一些线索。如:

①“由(犹)居门侧”句后的“恰似两剑分张,又更双雁背翼”也是韵文,韵脚“翼”字与“臆”、“侧”二字押韵,原卷此段韵文至此结束。

②《英藏》该号题作“字辞切音”,本文从张涌泉教授所拟的题名。又该号材料蒙张涌泉教授见示,特此说明,以志感谢。

③“兇”,“胷”字同音之讹。P.3697 号《捉季布传文》“解发捻刀临拟剪,气填兇臆泪芬芬(纷纷)”,其中“兇”字,异本 S.5440 号即作“胷”,可参。

BD11731号从左至右数起,第9行“驰准试当作之官见逃兵却□(后缺)”句,《研究》断作“驰准试,当作之官见逃兵,却□(后缺)”,其《笺证》云“本行语义难以索解,姑试断句如此”。今谓这句话似当点作“驰。准试当作之官,见逃兵却□(后缺)”。理由是:第8行即“还□长城□”句的末字原卷存“马”旁且该字为此行的最后一字,与第9行首字“驰”接读,则此字很可能是“驱”字(敦煌变文中“驱驰”一词常见,意义也通),而这句话则可能是说杞梁等役夫被逼着向筑城工地前行。余下的“准试当作之官见逃兵却□(后缺)”等字,或可于“官”下读断,即读作“准试当作之官,见逃兵却□(后缺)”,似乎是说到目的地后杞梁被任命为筑城的小负责人,即文中所说的“当作之官”^①,但因自己也是被强征而来,与役夫们同病相怜,因此自己手下虽有“逃兵”也不甚干涉,故文中用了表示转折的“却”字,文意也基本通顺^②。同时,Д x 11018号残片的认定也丰富了敦煌本《孟姜女变文》的内容。该残片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杞梁、孟姜女夫妻送别的场面:其中既有“君好住,莫悲怨,自恨琴瑟未调□”云云等杞梁临别对妻子的宽慰,也有“不忍回头看君面”、“掌上轻居难取别,闺中□□啼如霰”的儿女情长,还有“丈夫须慷慨”、“努力运其勇”等孟姜女对丈夫的劝勉。这段文字表现了杞梁与孟姜女夫妻情深、恋恋不忍别,也为下文孟姜女万里送寒衣、哭夫崩城、滴血认夫骨埋下了伏笔。就背面的变相而言,Д x 11018号残片的认定及缀合使得《孟姜女变相》更加清晰完整,其中,河流近大远小的表现手法,也可以为我国古代绘画的画法研究提供参照。

二、《破魔变》残片

(1) Д x 5802+Д x 5853号,残片,《俄藏》公布时已将二者缀合,缀合后存残文14行,首尾及下部残,首行仅首字“魔”完整,余下各字皆仅存左部残画,次行存“自家力劣辄拟”,末行存“吾见净饭悉”。《俄藏》未定名。

(2) Д x 6043号,残片,存残文8行,首尾及下部残,首行存“况是后生身美兒”,倒数第2行存“鬓斜插凤钗身拽绮罗臂”,末行仅存若干文字右部残画。《俄藏》未定名。

(3) Д x 10737号,残片,存残文9行,首尾及下部残,首行存“瞿曇不嫌(?)”,末行前三字仅存右侧少半,其后为“瞿曇不在之时”。《俄藏》未定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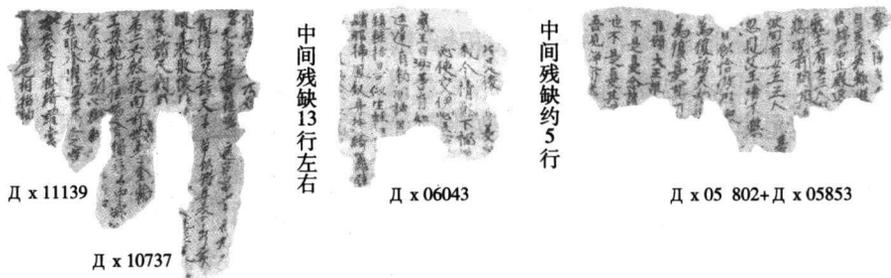
(4) Д x 11139号,残片,存残文3行,首尾及下部残,第1行仅存若干文字左部残迹,第2行行首画一“”符号,其右上方书一“平”字,作为吟唱腔调的提示,符号下书“奴家身挂绮罗裳”,第3行存“瞿曇若也相招纳”。《俄

①“当”有“主持、执掌”之义,“作”为“工作”、“劳作”,“当作之官”即“主持工作的官吏”。此外,下文“苦处先登”也多少透露出杞梁可能被任命为负责人的信息。

②由于“却”下之文字残缺,文意不明,故本文之句读,也只能是姑且试点,至于正确与否,有待验证。

藏》未定名。

今谓上揭四残片所抄文字皆出自《破魔变》，当定作《破魔变》残片。又四残片行款相近（散文行 17 字左右，韵文行 14 字），书风相近，字体相类^①，且内容不相重复，乃同一写卷之裂，可以缀合。其中 D x 6043 号位于中间，其前为 D x 5802+D x 5853 号，依 P.2187 号《破魔变》文本推断二者之间有 5 行左右的残缺，其后为可以直接缀合的 D x 10737 号和 D x 11139 号，D x 6043 号与 D x 10737 号之间，依 P.2187 号《破魔变》文本推断大约残缺 13 行。各片关系，如下图所示：



D x 5802+D x 5853+……+D x 6043+……+D x 10737+D x 11139 号《破魔变》缀合图

《破魔变》一文《校注》凡两个底本，即 P.2187 号和 S.3491 号，二者互有差异。而本文缀合的这个文本与二者又有不同，是继二者之后的第三个版本，故本文以《校注》所录文本为参照将本卷简单校录如下。（字下加下划线者为本卷所存文字）

魔王见阵势 似（后缺）^②

自家力劣，辄拟（后缺）^③

后端居正殿，返（后缺）^④

魔王有女三人，忽（后缺）^⑤

愬况前问其□（后缺）^⑥

①参看 D x 5802+D x 5853 号“情不乐”、D x 6043 号“情愿”及 D x 10737 号“亲情”中的“情”字，D x 5802+D x 5853 号与 D x 6043 号之“魔王”，D x 5802+D x 5853 号“有女五三人”与 D x 10737 号“第二女”中的“女”字，等等。

②缺文 P.2187 号作：“输，且还抽军，回归天上。不察”。

③缺文 P.2187 号作：“恼害如来，忿怒之情，上由未息。然”。

④“返”，S.3491 作“却”，P.2187 作“反”。缺文 P.2187 作：“据香林，扼腕扬眉，铺唇封耐”。

⑤“女三人”，P.2187 号作“其三女”。缺文 P.2187 号作：“见父王不乐”。

⑥“况”通“向”，“况前”即“向前”。P.3048 号《金刚丑女因缘》“况今成长居深内，发遣令交（教）事况前”，异本 S.4511 号作“向今成长深宫内，发遣令交（教）使向前”，“况今”与“向今”、“况前”与“向前”，变文同义，可参。P.2187 号“忽见父王不乐”下为“遂即向前启白大王”，下接“近日恰似改形容”等韵文，与本卷不同。

波旬有女五三人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忽见父王情不乐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近[日]似恰改形容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①

为复诸天相[恼]□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②

为复忧其国□□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③

唯愿大王谁(后缺)④

不是忧念诸□□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⑤

也不是忧其国□□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⑥

吾见净饭悉□□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⑦

(中缺约5行)

况是后[生]身美[克]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⑧

我今情愿下阎[浮]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⑨

必使交(教)伊心退[后]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⑩

魔王曰:“汝等有如(后缺)

延迟,有敕开诸[宝](后缺)

①“似恰”P.2187号作“恰似”。缺文P.2187号作:“何故忧其情不乐”。

②缺文P.2187号作:“乱,为复宫中有不安”。

③缺文P.2187号作:“境事,为复忧念诸女身”。

④“大”,P.2187号作“父”,义皆可通。“谁”通“垂”,“垂”《广韵·支韵》“是为切”,禅母支韵;“谁”《广韵·脂韵》“视佳切”,禅母脂韵,唐五代西北方音“支”、“脂”不分,故二字可通。此处“垂”乃敬辞,无实际意义。又,P.2187号此字作“生”,亦通。缺文P.2187号作:“慈愍,如今为女说来由。父王道云云”。

⑤缺文P.2187号作:“女身,汝等自然已成长”。

⑥“是”,P.2187号无,与句式相符,本卷之“是”,盖承上文“不是忧念诸女身”之“是”字而衍。缺文P.2187号作:“境事,天宫快乐更何忧”。

⑦“见”,P.2187号作“缘”。缺文P.2187号作:“达多,近日已于成正觉”。

⑧缺文P.2187号作:“整(正)是贪欢逐乐时”。

⑨“情”,P.2187号作“齐”,亦通。缺文P.2187号作:“恼乱不交(教)令证果”。

⑩“交”,P.2187号作“见”,“交(教)”字义长。缺文P.2187号作:“不成无上大菩提”。

又,“忽见父王不乐”至“不成无上大菩提”等句,S.3491号作“忽见父王情不乐,遂即同前启白父王,三女当尔之时,道何言语:‘父王何得苦生忧,甚事怨(愿)请烦勿留。为後(復)忧他国计事?近日容貌渐生愁。天宫快乐人难遇,富贵娇奢早晚休。下界不知有甚事,请君为我说来由。’魔王答女曰:‘近日瞿昙下雪山,道果才成断爱攀。我等门徒威力少,天宫快乐镇长闲。如何有计谏灭得,永劫不交(教)出世间。’女向父王道:‘瞿昙少少(小)在深闺,近舍攀缘出於泥。色境欢娱争断得,三身四智未圆齐。女今早愿下阎浮,暂伴瞿昙为作妻。恼乱免交(教)登道果,不成无上大菩提。’”与P.2187号及本卷差异较大。

镜粧梳且可似生轻□□(后缺)①

鬟,邪插(插)凤钗,身拽绮罗,臂(后缺)

美女,实是不如,南国(后缺)②

(中缺约13行)

瞿昙□□不嫌(后缺)

佛答:“无常世界实堪嗟,遮莫富贵及淫邪。

亲情任是诸天子,争似将身学出家。

脓囊败怀(坏)□□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法(?)衣诸天亲□□,□□□□□□□。③

弟(第)二女敛袂向前道:世尊!世尊!金轮(后缺)④

王孙,抛却王位娇奢,独住山中寂寞。(后缺)⑤

如来,更无别心,欲拟(后缺)⑥

香取水。瞿昙不在之时,(后缺)⑦

平“奴家身挂绮罗裳,(后缺)⑧

瞿昙若也相招纳,(后缺)⑨

①“且”,“具”之俗字,Φ96号《双恩记》“法胜余法,无嘉德而不具”之“具”即作“且”,可参。

②“魔王曰”至“美女实是不如,南国”等句,S.3491号作“魔王闻说,欢喜非常。库内绫罗,任奴妆束,侧抽蝉鬟,斜插凤钗,身挂绮罗,臂缠[璎]珞。东邻美女,实是不如;南国闺人,酌(灼)然不及”,P.2187号“说”下有“斯计”二字、“蝉”讹作“禅”、“插”讹作“插”、“闺”作“娉”,余同S.3491号。

③“瞿昙”至“天亲”等句,P.2187号作“第一女道:‘世尊!世尊!人生在世,能得几时?不作荣华,虚生过日。奴家美貌,实是无双,不合自夸,人间少有。故来相事,誓尽千年。不弃卑微,永共佛为琴瑟。’女道:‘劝君莫证大菩提,何必将心苦执迷?我舍慈亲来下界,情愿将身作夫妻。’佛云:‘我今愿证大菩提,说法将心化群迷。苦海之中为船筏,阿谁要你作夫妻。’”S.3491号“身”作“心”、“云”作“道”、“苦海”“阿谁”两句作“乞食自餐由(犹)不足,没得资财更养妻”,余同P.2187号。

④“敛袂向前”,P.2187号、S.3491号皆无。后一“世尊”原卷作重文符号,兹予录出;S.3491号“世尊”二字不重出。缺文P.2187号作“王氏,帝子”,S.3491号“氏”上有一“苗”字。

⑤“娇奢”,P.2187号、S.3491号皆无。“住”,P.2187号、S.3491号作“在”,二字皆可。

⑥“如来”,P.2187号、S.3491号作“我今来意”。缺文P.2187号、S.3491号作“伴住山中,扫地焚”。

⑦“瞿昙”P.2187号、S.3491号作“世尊”,皆通。缺文P.2187号作“我解看家守舍。女道”,S.3491号“舍”讹作“捨”。

⑧“身挂”,P.2187号作“爱着”,亦可。缺文P.2187号作“不動(熏)沉麝自然香”。

⑨此句P.2187号作“我捨(舍)慈亲来下界,誓将纤手扫金床”。此段韵文S.3491号作“远别天宫捨(舍)父娘,将身扫洒世尊房。誓愿不归天上去,志将纤手拂金床”,与本卷及P.2187号皆不同。

本文认定的 Ⅱ x 5802 + Ⅱ x 5853 + …… + Ⅱ x 6043 + …… + Ⅱ x 10737 + Ⅱ x 11139 号《破魔变》文本与已知的 P.2187 号、S.3491 号的内容有交叉,文字颇有出入。既有字词上的出入,也有段落性的不同,这为数不少的异文,为《破魔变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提供了条件。

就字词上的出入而言,本卷不少的异文可以为《破魔变》文本的校勘提供佐证。如:《破魔变》“况是后^注身美^况”句“况”字,P.2187 号作“没”,《敦煌变文集》录作“没”,徐震堃云“疑当作‘况’”,《校注》校作“况”的形近误字,Ⅱ x 6043 该字右侧虽略有残损,但整个字为“况”字依然可辨,为徐震堃及《校注》的校勘提供了直接的证据。同时,通过这类字词的比对,我们发现本卷的用字用词不少地方都优于其他二本。如:“必使交伊心退后”句“交”字,P.2187 号作“见”,“见”字不好理解,而“交”通“教”,文从字顺;再如:本卷“抛却王位娇奢”句,P.2187 号、S.3491 号无“娇奢”二字,与下句“独住山中寂寞”失对,本卷增加“娇奢”二字则恰好与下句相对,使整段文字句式趋于整齐;又如:本卷“弟(第)二女敛袂向前道”句的“敛袂向前”四字 P.2187 号、S.3491 号皆无,此四字所表现的是魔女向父王禀报事情时毕恭毕敬的样子,四字有无,意境大不相同。

就段落性的不同而言,这些不同之处为我们考察《破魔变》文本的传承演变提供了突破口,如:魔女询问父亲为何不乐一段,本卷较之 P.2187 号多“波旬有女五三人”、“忽见父王情不乐”等韵文,而 S.3491 号作“父王何得苦生忧,甚事怨(愿)请烦勿留。为後(復)忧他国计事?近日容貌渐生愁。天宫快乐人难遇,富贵娇奢早晚休。下界不知有甚事,请君为我说来由”云云,与二本的差异尤大;再如:第一女与佛问答之词 P.2187 号和 S.3491 号基本相同,而本卷现存部分作“无常世界实堪嗟,遮莫富贵^及淫^邪”、“亲情任是诸天子,争似将身学出家”云云,与二者全然不同;又如:本卷第二女吟唱之词“瞿昙若也相招纳”句,P.2187 号作“我捨(舍)慈亲来下界”,二者不同,而 S.3491 号作“远别天宫捨(舍)父娘,将身扫洒世尊房。誓愿不归天上去,志将纤手拂金床”,与前二者又复不同。通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出《破魔变》文本在不同的俗讲僧或民间艺人讲说过程中不断敷衍、创造的过程,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讲唱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